

东方文学丛书

DFVW XCS
Shiyuan Kulian

【日本】加贺乙彦著

包 容译

湿原 苦恋

● 名家名作，荣获国家最高文学奖作品；暴露黑暗，鸟瞰日本社会全景式小说。

● 爱情：她天真活泼，思想开放，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个前科累累、人到中年的修理工人；他成熟老练，精明强干，深沉执著地恋上了一个出身名门、年轻美貌的女大学生。

● 冤狱：他被警方控是爆炸列车的嫌犯，非法逮捕，被判死刑；她被当局怀疑为出谋划策的同案犯，锒铛入狱，囚禁终身。

● 荣获1985年大佛次郎文学奖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东方文学丛书

Shiyuan Kulian

湿原苦恋

【日本】加贺乙彦著

包 容译

下 册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〈晋〉新登字2号

根据1985年9月30日朝日新闻社出版本《湿原》翻译

湿原苦恋

〔日〕加贺乙彦 著

包容 译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26.625 字数: 600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9月太原第2次印刷

印数: 8001—12500

*

ISBN 7-5378-0613-6

I·591 定价: 17.80元

目
录

(下)

第一章 向日葵..... (1)

第二章 星..... (75)

第三章 寒乡..... (125)

第四章 泥泞..... (165)

第五章 门..... (233)

第六章 春冰..... (325)

第一章 向日葵

阿久津律师走下的士，抬头望了望眼前的楼房，那里挂着 Y 医院的牌子。钢骨水泥建筑，配上釉瓦装饰的院墙，冷眼一看好象高级公寓，但是背后一排排的病房窗上都装着铁栏杆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院。门厅旁的花坛上，规规矩矩地按等距离栽种了两行棵株不高的玫瑰，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混杂在一起开放着。

阿久津看了看花坛里拔草的病人，又看了看指挥他们的女护士，思忖着应该怎样办。昨天，他在拘留所访问雪森厚夫之后，回到法律事务所立刻查阅地图，然后又给日本精神病医院协会打电话。查询的结果，在神代植物公园附近，的确只有 Y 精神病医院一家。电话里难以表达他的意图，还是亲自前去看看才好，所以今天早晨决心前来。至于应该怎样调查，他心中还没有谱儿。

光是苦思冥想也解决不了问题，碰一碰试试吧，他硬着头皮，向前走去。

走进门厅，宽敞的走廊兼替候诊室，周围是诊察室、药房和办公室。出乎意料，看病的人很多，长椅上坐满，还有站着的。女护士和药剂师不断呼叫病人姓名，那情景和普通医院没有什么两样。阿久津走近挂号处。

“你看病么？”那女人用一副冷漠的事务腔调问他。

“不是，我想见一见护士长。”他匆忙回答道。

“哪一位护士长啊？”

“嗯……护士长有好几位么？”

“五位。A 病栋至 E 病栋，每个病栋都有一位护士长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她们当中有一位性格很爽朗的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那女人脸上露出几分诧异，用一副怜悯精神病患者的神态问道：“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一言难尽呢。”阿久津不知如何对答了。简要地说明来意并非不可，但是，候诊室里人那么多，不便宣扬。那女人还在怀疑地端详他的体态风貌，他胸前的律师徽章似乎并没引起她的注意。阿久津递上名片说道：“为了了解一件案子，想见一见院长。”

显然是律师的头衔产生了效果，她到里边去商量了一下，给院长打了电话。过了一会，她走出屋来，恭恭敬敬地把阿久津带到二楼院长室。

院长五十来岁，很魁伟，厚镜片玳瑁眼镜和浆洗过的白衣惹人注目。他身旁有一个秃头老人，他介绍说那是他的事务长。

“请说吧，您有何贵干？”

院长脸上有些紧张。从他那带刺的口气和不友善的目光可以看出他有些误会。

律师突然来访，人们总不免想到是否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是罚款之类的事。阿久津尽量作出笑脸，向他说明来意。

“我负责辩护的一个案件，被告需要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。我是为此前来请贵院的护士长提供证言的。”

“打官司？”院长显然露出厌恶来。“这可难办啊，我们的护士长都非常忙，您的希望恐怕……”

“您的医院经常让病人到神代植物公园去散步么？不同季节、不同的鲜花盛开的时候。”阿久津继续问道。

“是的。不过，那并不是散步，那是一种治疗，叫做娱乐疗法。利用欣赏鲜花，达到精神卫生、转变情绪的目的。”

“这样良好的治疗，我表示赞赏。您的医院深得地利呢。”

“哈呀，”院长这才有了笑容。“这一带原来是一片田地，最近

增加了住宅。不过，到植物公园去，就能领略武藏野大自然的美呢。”

“去赏梅么？”

“当然。每年头一个活动，就是赏梅。然后就是樱花、牡丹、杜鹃花，现在是玫瑰花啦。夏天花儿不多，秋天有胡枝子和菊花。这对于病人是最好的治疗环境了。”院长说完闭起一只眼，好象在说“你如果愿意，就住院吧”似的。

“每年在什么时候去赏梅？”

“每年都不一样。”

“那倒也是的。但是，前年，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为什么问前年？”院长警觉起来。

“坦率地向你说吧，我负责的被告说，他于前年2月11日下午，也就是建国纪念日下午，在神代植物公园见到贵院的病人了。这件事如果得到证实，他本人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就成立了。”

“他是什么案子？”

“上次一审判决的新干线爆炸案。”

“那是激进派的罪行啊。”院长十分惊恐，有些毛骨悚然地盯着阿久津。

“这是一桩冤案，特别是被指控在列车里放置炸弹的雪森厚夫，他就是我的委托人，他和池端和香子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。”

“我拒绝和激进派发生任何关系。”院长站起来，下颌向门一指，意思是赶他出去。事务长也站起来了，要把坐在那里的阿久津请出去。

“我看，你们还是听我讲下去吧。”阿久津仍然坐着不动，他的声音沉着，但脸上发热，头上冒出汗珠，他勉强克制住自己，继续说了下去。“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雪森厚夫已被判死刑，但是，他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，只是证据不足，需要找到证人来加以

补充。如果他的不在现场证明得到立证，他就无罪。那将是日本审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，这份光荣自然落在院长您的身上……”

“嗯。”院长坐下了，事务长也回到原位坐下。

“对不起，您真是律师么？喏，不要生气，因为您太年轻了，我还以为您是学生假冒的。偏巧这时您就提起激进派的案子，我吓得沉不住气了。您知道，我们这个医院曾经一时被激进派年轻医师占据，败坏了医院名声，病员大减，害苦我们了。”

“我真的是律师，我是属于东京第一律师会的，请您打电话核查一下吧。”

“不，不必那样了……虽然看到您佩带徽章知道您是律师，不过，调布那里的扶轮社^①里也有律师，都是年纪大的，徽章都发暗了，象您佩带的这样金光灿灿的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呢。恕我太失敬了。”

院长解开白衣衣扣，从西装衣袋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，事务长也擦他的秃头，阿久津紧跟着掏出手帕也擦额头和面颊。三个人面面相觑，笑了起来。

“当律师有多久啦？”院长问道。

“去年才开始。”

“是呀，年轻的律师先生呀。恕我冒昧，请问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二十六。”

“年轻，年轻，年轻人有多好呀。哪个学校毕业？”

“C大学。”

“那是尖子学校啊。我的孩子明年报考，象C大学那样一流学校可……”

“关于不在犯罪现场证明问题……”阿久津趁机扭转话题。

① 扶轮社是一个国际性社交团体。

“我的委托人说，那一天，贵院的病员以梅花为背景拍照，他们当中有一位胖胖的小个子女护士长。是一位性格爽朗，笑得很开心的人，看样子是深受病员们的爱戴的。”

“那是谁呢。”院长回头看了看事务长。事务长歪着头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

“性格爽朗、爱笑，是B栋的清水护士长么？可是，E栋的大浦护士长也爱笑啊。”

“我们的护士长都是快活的人，”院长十分得意，又闭上一只眼睛。“她们都是深受病员的爱戴的。”

“我可否见一见那位清水护士长和大浦护士长啊？”阿久津问道。

“你打算把护士长叫去当证人么？”

“不是。现阶段只是证实一下前年2月11日下午，是否带领病员去植物公园散步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好吧……”院长给清水护士长和大浦护士长打电话联络之后，院长秘书带领阿久津到病栋去了。

先见到的清水护士长又高又瘦，不象雪森厚夫描述的那个人。仔细一问，她去年年底才来这家医院，显然并不是她。

第二位护士长矮个子胖胖地，看上去有些相象。阿久津向她递上名片，她怪稀罕地端详着他，哟地惊叹了一声。

“多可爱的律师呀，我原以为律师全都是上年纪的呢。请您敞开问吧，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。”

阿久津扼要地讲明来意，护士长从书架上取出《E病栋娱乐疗法日志》，一页一页地翻阅。

“嗯，昭和44年（1969）么，2月11日……全院病员63人赏梅。这上面写着。”

“是11日下午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没写，不知道。”

“护士长也和病员一同去了么？”

“记不住了。我脑子不好，什么也记不住。”

“那天拍摄纪念照片了么？”

“那……也记不住了。不过，去年正好是本院创立 15 周年，要编写院史，那一阵子把院里的各种活动都拍照，说不定也……”

她又从那个架子上拿下一本《Y 医院十五年史》，找到昭和 44 年赏梅照片的一页，指给他看。

虽然是病员们以梅花为背景的照片，但是照片太小，加上印刷粗糙，人的面部模糊不清。

“好象就是这张。”她自言自语着，缺乏自信。

“面部不清楚呢。”阿久津失望地说。

“那是为了替病员保守私人秘密，故意造成的。原来的照片肯定清晰。”

“原来的照片还保存着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也许在负责娱乐疗法的人们手里，院史的照片都是她拍的。”

“是一位女士么？”

“嗯。大学心理学系毕业，负责心理测验和娱乐疗法。”

“能见到她么？”

“她刚才来病栋里了，也许还在哪。”护士长隔着玻璃望了望大厅。

阿久津只顾和护士长谈问题，到这时才看了看周围的情形。这里是三面玻璃的护士室，能够对走廊和大厅一览无余，那位置恰似看守的了望所。一个男人从走廊的一头走过来，忽然又转身回去，他大概一直就这样走来走去的。大厅里的电视机前，坐着三个人，他们在观看武打剧。大厅角落里好象有人打麻将，吵吵嚷

嚷的，也有人打乒乓球。在这喧闹的环境里，阿久津却发现了另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无所事事、呆立着或者呆坐着的人多。他们缩着脖子，轻轻地搓手，浑身哆哆嗦嗦，浑浊的目光茫无目的地呆望着。从前，阿久津一想到精神病院，以为就是病员们乱跑乱闹的地方，现在他看得出神了。似乎那些病员们的时间停滞了，头脑空虚了，再也找不到可干的事情了。如果一直没有人管他们，他们也许会一直呆在那个位置上，保持着不变的姿态。

护士长在病员当中没发现她要找的人，她握起桌上的麦克风叫道：“水野阳子桑。”于是，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年轻女人向这边张望。“请你到护士室来一下。”她小跑着过来。二十四五岁，身材匀称，长发，穿牛仔裤。

“护士长，什么事？”

“前年2月你带他们去植物公园时，拍照了么？”

“拍了。拍了很多很多。”

“那些照片还保存着么？”

“哟，时间太久啦，大概放在什么地方了。”她忽然发现了阿久津，流盼了一下。她那不施脂粉略微有点儿黑的脸蛋儿很光滑，细细的鼻梁、好看的嘴唇，是个很美的女人。

“这位是律师，他说你拍的照片可能对他辩护的案子有用呢。”护士长说。

“哟，律师！”她转过身来，面对面地、从上到下地打量阿久津，她两只手抱着头说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以为您是保险公司来动员我们保险的呢。我是水野阳子，太阳的阳。”她点头致意。

“我是阿久津纯，纯粹的纯。”阿久津也点头致意。他闻见那女人身上一股香气。阿久津沁出汗来，他察觉到自己 and 以往一样脸上又发烧了。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为什么寻找照片的原因。

“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拍的照片上有那个人，他就无罪了，是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哟，这太棒啦。我最喜欢这样的事。”她笑起来了。

阿久津跟在水野阳子身后，来到另外一栋木造的平房。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：“劳动疗法中心”。

“从前这里是病房。”

顺着走廊，有好几个房间，病员在里边有的做木工，有的做裁缝，也有的制作杂志附录。阳子把阿久津带进最后边的一个房间。

“这里乱七八糟。您请坐吧。”她递给他一把小椅子，他一坐下，猛地一歪。阳子微微一笑，“地板上坑坑洼洼的。”她推了一下桌子，桌子也倾斜了。桌上放着积木和各种印着各样图案的厚纸板，大概是心理测验的用具，满满登登的。

阳子打开橱柜，在一些花花手工纸、赛璐璐丑角面具和橡胶汽球里乱翻一通，好半天才从最下面抽出5本像册。手工纸撒了一地，阿久津急忙拾起来。

“那是去赏花时做化装游行用的。我不仅负责娱乐疗法，还是化装游行的指挥、运动会比赛项目的设计、集体舞的教师，并编写照片解说，而且还做心理测验。”

“真了不起呀……你是学心理学的啦，哪个大学毕业？”

“R大学。”

“哟，太巧啦。我这案子里的一名被告就是R大学的，池端和香子，您认识她么？”阿久津一边收拾手工纸，一边说道。

“这……”水野阳子歪着头。

“就是那件新干线爆炸案的被告。”

“啊，我们大学里的女生成为了犯人啦。我对政治不感兴趣。工作忙，星期天还得召集‘病员家属会’。啊，找到了。”

和《Y医院十五年史》上刊登的相同的照片，贴在那本相册上。

焦距很准确，连梅花下面走动的群众的面孔也看得清清楚楚。阿久津止不住心跳，细心地在照片上寻觅着。但是，并没找到象雪森厚夫的人。同一页上，贴了20张照片，他一张一张地仔细地看，水野阳子递给他一把放大镜，看得更真切了。

“你在找那个女学生么？”

“不，我找她的情人，男的。”

“多么凶恶的人啊，前科十几次。”

“不，前科五次。他并不凶恶，天性是善良的，但是意志薄弱。这次是由于忍受不住警察从早到晚不停歇的严讯，才作了伪供。虽然公审时否认，审判官仍然采用伪供判决有罪了。但是，发生爆炸时他正在神代植物公园，如果找到照片实证，他就能获得无罪释放，同时那名女生也就无罪了。”

“她也能一同无罪啊。”阳子深感兴趣地把脸凑近像册。

“找到啦！”阿久津大叫一声。

在一排病员的边上，照上了一个男人的侧脸。那情形正是过路时撞进了画面，耳朵后边没照上，但是准确无误，那就是雪森厚夫。藏蓝底色红色球形图案的领带、浅茶色的风衣，都照得非常清晰。

“就是他么，是呀，象个善良的叔叔。健壮，有男子汉气概……多年轻啊。”水野阳子说。

“他当时49岁。”

“不象。只象35岁呢。”

“这个人显得年少，这可是关键性的证据，谢谢啦。”

“这样，他就无罪了……她也……”

“被判为共犯的人，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个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，当然，另一个人也就无罪了。”

“太好啦。”水野阳子抚摸着肩上的长发微笑着。“不过，够刺

激的，就象推理小说一样。我最爱看推理小说了。可是，这次相反，不是侦察犯人，而是证明他们不是犯人了。但是，太残酷了，平白无故逮捕无辜的人，把人家判成罪犯，不能饶他们，我要揭露，我的朋友是A报社会栏的记者，我把真相告诉他，叫他们大写而特写吧。”

“且慢，”阳子伸手去拿电话，阿久津慌忙阻止她。“在公审庭上提出这份证据之前，请你绝对保密，对任何人也不能泄露。如果检察官发现这里有了证据，他们马上就会设法销毁。不小心可不行。这照片有底片么？”

“有，不过很难找呢。因为从来没整理。为了编《十五年史》，照了几百卷，都混在一起了。”

“混在一起更好找，准在那里边了。”

阳子从橱柜里拿出4个纸袋，里面全是底片，阿久津用桌上台灯照着寻找。阳子也帮他寻找。当他们查看过3分之2时，阳子发现与照片符合的底片了。

“我可以把它借去么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这对我帮助太大了。我要把它放大，当作证物。可是，你记得拍这照片的时间么？”

“肯定是在前年建国节的下午，我们两点半出发，照像时大约是3点吧。你等一下。从医院到公园门口，病员们慢慢腾腾地要走30分钟，梅林在公园的最后边，从门口需要10分钟走到，一共40分，……我想起来了，为了赶在4点半回来吃晚饭，匆匆忙忙地照像，所以是在3点半至4点之间。”

“万岁！”阿久津大叫起来。“那正是怀疑他安放炸弹的时间啊。”

“放大以后，也许能看清谁的手表，那就更准确了。”阳子也

被阿久津的兴奋所感染，高声叫道。

阿久津走出Y医院，忽然想去附近的雪森厚夫的公寓了。他按照他所知道的大致的目标，找到了杂树林旁的那座两层楼公寓。那是一座简易式的钢骨水泥楼房，楼下是房东居住，楼上有6个房间。走上铁制的楼梯，来到雪森住的2号室，门牌已更换了别人的姓名。阿久津静听着，公寓里鸦雀无声，只有吹拂树梢的风声。他悄悄地走下铁楼梯，楼下的窗子开了一道缝儿，里面目光闪烁。阿久津朝着那目光说了一声“午安”。目光不见了，露出一张脸来。是一张责怪阿久津擅自登楼的老太太的脸。阿久津致歉道：

“对不起。您还记得从前住在这儿的雪森厚夫么？”

老太太沉默着，但把窗子开大了一些。

“我打听雪森厚夫。”

“那人不在这儿。”

“啊，您还记着呢。我是雪森厚夫的辩护律师。”

老太太立刻眉头紧锁，摇了摇头。

“我不认识雪森厚夫。”

“雪森桑很想念你们，让我路过时向您问候。他说在这儿住的7年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，房东特别亲热，环境无比优雅，空气清新，公寓整洁，简直象天堂啦。”

老太太的脸色缓和了，窗子全打开了。

“他现在怎样了？”

“很好。只不过被捕以来时间久了，精神上很痛苦。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一下那天的情况，就是前年2月11日，发生新干线爆炸那天的情况。”

“我忘了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。”

“实际上，那案子与雪森桑并无关系，他那天去植物公园看梅花去了。你看……”阿久津把照着雪森厚夫的照片给她看。

“噢，是他。这是那天照的么？”

“是呀。我刚从Y医院借来的。我记得您向检察官证实过雪森桑是当天傍晚5点半回公寓的，既然知道他回来的时间，难道您不知道他出去的时间么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老太太死盯盯地看那照片。“这条领带是他喜欢的那一条呢。我夸过这条领带好看，他就高兴地扎上了。这是那天早上他扎的，我知道，因为他要出去时我夸了他。爱打扮的人，就喜欢别人夸他。”

从老太太那里，再也打听不出别的情况了。但是得到了雪森当天的穿戴与照片一致的证言。

阿久津是“老律师”石川贞之介律师事务所的“小律师”，他领取到一定的基本薪金，一边帮老律师工作，一边为自己办案。他这个新上任的小律师，从大学的老校友、在解决疑难案件上很有声誉的老律师那里常常得到启示和教导。

阿久津回到设在涩谷大楼2楼上的事务所，见到午饭后习惯于把双脚举在桌上，叼着烟斗的石川。

“情况如何？”石川问道。他晃了晃蓬松的白发，长长地吐了一口烟。同事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“狮子”，他非常讨厌理发店，自己胡乱剪头发，而他的头发太硬，最后就蓬松着，象歌舞伎表演的狮子了。这位律师居然能不扎领带就出庭。但他对阿久津却严格要求。

“到了我这情况就无所谓了。可是你们还年轻，应该服饰整洁，象个律师的样子。”

“情况好极了。”阿久津简要地报告了结果，他还说雪森厚夫的不在犯罪现场可以得到立证了。

“你太天真了。”石川在烟灰碟上磕了磕烟斗，“象这样的立证，要遭到检察官的反击的。首先，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，无法确定啊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想说负责娱乐疗法的女人说的是那一天吧。”

“哈啾。”

“你怎能证实她的记忆是准确的？说不定那照片是另外一天拍的。”

“可是，2月11日带病员去植物公园赏梅，在病栋的《娱乐疗法日志》上是有记录的。”

“医院里只有那一天去赏梅么？”

“2月9日星期日去过，还有2月14日星期五也去过。”

“你看。”石川往烟斗里装上烟丝，点上火，猛吸几口，把浓烟喷向阿久津，因为他知道阿久津讨厌烟，才故意逗弄他。阿久津屏住气，用手把烟赶开。

“可是，我向气象厅查讯过，2月9日是晴天，11日是阴天，和照片上的阴天吻合。”

“唔，很好，你很能干嘛。14日天气怎样？”

“雪森14日早8点40分从羽田机场出发，飞往钏路去了。”

“那么，照片就是2月11日拍的了。”

石川接过阿久津递给他的照片，仔细地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是一个有力的新证据。不过，检察官肯定要急于驳倒这个证明，我们也得筑起两三道防线啊。”

“发案当天早晨，公寓里的老太太见到雪森，她记得夸过雪森的领带花样好看，她说正是照片上的那条领带。”阿久津得意扬扬地说。

“那位老太太的记忆可靠么？连领带上的花样也能记得住么？”